

劳动者

小胡

聊城 王西广

一日晚饭后看手机，见有未接电话，时间六点半，号码陌生，连续两次，铃响时间皆逾四十秒，由此可以断定对方并非拨错。于是，我拨了回去。未想到，接电话的是邮递员小胡。他说：“大爷，有您的一个邮件，我往家里去了，家里没人。”我说：“你放楼下报箱里吧，不用上楼。”他问：“明天你在家吗？”我告诉他在家，他说：“我再回来一次吧。”我道了谢，挂了电话。我认识小胡，但没有交情，有时在路上相逢也会相互点头致意或打个招呼。小胡，三十多岁，穿邮递工装，骑电动车，略高，白白的皮肤，明亮的眼睛，谦卑的笑容，待人和和气气，一看就知道是个老实本分的人。

之前有一个雨天，他登上四楼，给我送来了市文联寄的一本《水城文艺》和省作协寄的一册《齐鲁文学作品年展》，里面都刊登了鄙人的拙稿。他穿了一件红雨衣，晶亮的雨珠从上面滴下来。装书和杂志的大信封被雨水淋湿了一角。我接过来，心里有些感动。他告诉我杂志在报箱里放了快两个月了。我说钥匙弄丢

了，好长时间没开过报箱了。我让他坐沙发上歇息一会儿，避避雨再走，他不答应，拉开门，道声再见，匆匆地下楼去了。我站在门外，目送他拐过楼梯。回到家里，拆着邮件，一时忽生好多感想。我的这些邮件都不重要，亦非急件，晚送一天误不了什么事，不会有任何损失，然而他却冒雨前来送达我手中，真是敬业，让人感动。

其实，小胡完全可以把我的邮件放到楼洞口钉着的报箱里，不必登上四楼交到我手中，但他为我着想。那册《水城文艺》，早先他放进了报箱里，后来开报箱时发现杂志还在里面，马上猜想其中有因，于是将杂志取出，和刚到的书一并送上楼了。后来，他把楼洞里已停用的一个报箱的钥匙给了我，让我换了报箱。

去年10月，我欲订阅几份文学杂志，小胡两次上门服务。他先是送来《报刊订阅目录》供我选择。过了两天，他来收款，我与他聊了片刻。收入不高，起早贪黑，风雨无阻，还要承担联系客户订阅报刊的任务，然而，小胡没有怨言，乐观、知足。

小胡，一个普通的邮递员，在我们这座城市里默默无闻，完全依靠诚实的劳动养家糊口，立足于世。这种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举目皆是，如草原上的草、森林里的树，令人熟视无睹。其实，这些人都是默默奉献社会的人，值得我们尊敬与感激的人。

聊生活

一剪春韭绿

阳谷 陈会婷

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。

乡亲们喜欢见缝插针地在房前屋后开出或大或小的菜园子，而韭菜是园子里的常客。母亲也不例外。

母亲是个有经验的菜农，土地深翻晾晒后，用钉耙耒平整，用脚把暄软的土地细细地踩一遍，平整的土地印上密密的脚印，如群蚁排衙，仿佛给地打上格子、绣好了花。浇水之后，就把韭菜种子均匀地撒上去，再盖上一层细土。在明媚春光的氤氲下，几天后，针似的韭菜苗插满一地，嫩嫩的，绿绿的，摇头晃脑地打量着这个世界。

刚长出来的韭菜有些杂乱，横不成排，竖不成行。粗壮之后刨下来重新栽种成行，浇水施肥之后就蓬蓬勃勃地绿起来了。

春韭号称春天第一鲜。春日早晨，在微风荡漾中剪下一畦春韭，抖去露珠和晨雾，择洗干净切碎，加入炒熟晾凉的鸡蛋碎，撒上一把虾皮，和上点香油和盐巴，就可以包饺子了。这是我最喜爱的韭菜三鲜馅饺子，包的时候都忍不住偷吃几口这鲜香四溢的馅料，为此没少挨母亲的唠叨。

春日的阳光如朵朵水花迸溅，明亮而不耀眼。母亲灵巧的双手在案板上游走，揉面、切剂、擀皮，不大一会儿，饺子就包好了，一个个皮薄馅大整整齐齐地站在盖帘上，像整装待发的士兵，直到锅里水开，雄赳赳气昂昂地跃入沸水中。

饺子下锅，如银鱼入海，水花翻滚，洗过热水澡的饺子，皮慢慢变得透明起来，绿意盈盈，仿佛春天的芬芳都从这皮里溢出来了。煮熟盛在白玉般的盘子里端上桌，馋猫一样的弟弟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夹起一个就咬，烫得他直吸凉气。

吃的时候也可以蘸料汁。我们家喜欢蘸蒜泥香醋，有的地方喜欢蘸辣椒油。我和二姐喜欢佐以料汁，韭菜的鲜香融合蒜的辛辣，开胃又酸爽。大姐喜欢吃原味的，她说这样能吃出韭菜的清香，不掺任何杂味的鲜美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吃了一冬的萝卜白菜，一剪春韭，不光入了眼，也入了肚，真是五体通泰，福之所至！而今，冬天不缺各色蔬菜，但第一刀春韭，依旧弥足珍贵，而能吃上母亲包的饺子，我应该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。

旧时光

忆年少游黄河

阳谷 耿仁国

悠悠岁月，往事难忘。忆当年在县城一中就读时，青春年少，血气方刚，恰值春暖花开时节，高考前的摸底考试刚刚结束，学校放了两天假，我们几个好友商量出去逛逛，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，最后决定去阿城陶城铺看黄河，于是在学校里匆匆吃罢早饭，找好4辆自行车，兴致盎然地出发了。

天晴得很好，微微有南风吹拂，令人

神清气爽。田野里春色正浓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我们沿阳张公路（阳谷至张秋）一直前行，约20公里，到达张秋古镇，在镇上买了吃食，然后登上金堤河大堤，继续沿堤逶迤前行。在大堤上，视野更为开阔，大堤右侧，翠绿的麦苗长势正旺，像一层碧绿的地毯。又行15公里路程，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，我们在12点3分到达了阳谷县陶城铺黄河渡口，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黄河。

站在陶城铺黄河大堤上举目远眺，滚滚黄河水奔涌而来，像千军万马在冲锋，来到跟前，在我们脚下拐了一个直角弯，顺势又向东滚滚流去。片片大浪激起骇人的涛声，颇为壮观。从前我只是在课本上、报纸上、电视上，在别人的谈话中了解过黄河。今天，我亲临黄河岸边，看到了梦寐以求的壮美景观，不禁心涛跟着黄河浪相和，产生了极强的共鸣。

成伦背着装有吃食的书包走下堤去，我和玉清也下去了，亚安却一直在岸边发呆，他也许是被这涛声吓怕了，不敢下来，于是我们都笑他胆小。玉清去扶他，他才慢慢地滑下堤岸。我们美餐了一顿。

经过商量，我们决定到对岸山顶去探险，于是就沿着黄河岸寻找渡船。在河两

岸来往运石头的船不少，我们选定了一条，同船主说好后，他们热情地邀请我们上了船。

船驶得很快，河心的水很凉，我拿起瓶子去灌黄河水，冻得手通红。因为这条船要到南方很远的地方去，在行进中，船主同另一条船的主人打了招呼，在河心，我们又转到了另一条船上，不一会儿，船靠了东岸。下了船，我们决定去爬一座山。

我们走进了一个小山村，村民待我们很热情，给我们指了一条登山的小路，我们几个一同登山。

登山确实太累了，累得我一直想要停下来，但没有停，咬紧牙关，奋力攀登。望望山下已是屋舍田野美景尽收眼底，望望山顶仍是高不可攀。玉清和亚安已在山顶朝我们招手了，我和成伦两人并肩登上了顶峰。

山顶极为平阔，原先也许有住家，或者是庙宇，有三间小石屋，屋顶已全部塌掉了。院子里石碑不少，有五六块，辨认上面的字迹，知道山叫少岱山，碑刻是清朝乾隆年间的，字体隽永秀美。

在山顶逗留片刻，因为要赶回去搭渡船，我们恋恋不舍地下了山。在山坡上，遇到三个五六岁的小姑娘也在往上爬，很危险，亚安抱着一个小的，我们领着那两个稍大点儿的，下山来。山里大娘对我们很感激，让我们到家里去喝水，尽管我们很渴，但为了赶路，谢了她，继续往回走。

到了岸边，石头已装满了船，我们坐了上去，开始往对岸驶。

驶到河心，我看到了平生以来最壮美的景象：一排排黄河巨浪涌起来，像小山似的朝我们压过来，小船开始剧烈地颠簸，河水拍击着船舷，“哗哗”地响。我真被这雄伟的气势慑服了，害怕得心突突直跳。船夫有经验，急忙转舵，快速冲出激浪区，船又在平稳的波浪间快速前进了。

到了对岸，我们向船主道了谢，骑了自行车，沿着初来的路往回行驶。到张秋古镇稍作休整，在南街茶馆喝了杯茶，顺道到景阳冈游览了武松古庙，还拍了一张合影留念。

晚上，我们4人住在了景阳冈下的我家。睡梦里，又出现黄河那雄伟的浪涛、少岱山上那密密麻麻的碑文。

一城湖·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读书、市井类原创稿件为主打（诗歌除外）。

投稿邮箱：lcwbyichenghu@126.com。拒绝抄袭，一经发现，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。投诉电话：2921234。